

履之留痕

春光正好，单位组织去绍兴疗休养。看够了网红景点的人山人海，我和缪君、周姐凑了个野游组合，打算自己找地方转转。做攻略时翻到“筠溪”，说是“十里筠溪秀，山地古村情”，看着不错，就奔那儿去了。

筠溪离城区也就十多公里，开车一会儿就到。村口立着块木匾，写着“十里筠溪，世外桃源”。周姐摇下车窗，一股竹叶清香混着泥土气钻进来，比城里任何香水都好闻。

满眼都是竹子，顺着山势长，沿着溪边生，一丛丛挨着粉墙黛瓦，有的都快伸到人家窗户里了。溪水从妃子岭下来，说是溪，其实窄得很，但弯弯曲绕流得挺远。这个季节还没发大水，日头照下来，能看见水底褐色的藻类慢慢晃。仔细听，石头缝里有叮咚声，像是水在说话。

有个妇人在溪边洗衣服，木槌起落，水珠子溅起来亮晶晶的。旁边漂着几张竹篾，我们猜是夏天乘凉用的。妇人听了直笑：“浸溪水消毒的，回头晒笋干、梅干菜用！”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家那口井，夏天把西瓜吊下去冰着，切开时“咔”一声脆响——有些事，不问还真不知道。

沿着石板路走，一只黄狗躺在竹篱笆下，听见脚步声只抬了抬眼皮，又趴回去睡了。竹林里窸窸窣窣钻出几只麻鸭，嘴上还沾着泥，歪着脑袋看我们，倒像我们才是外人。

村里老房子不少，据说有三十多座是晚清到民国留下的。都是三合院，两边厢房，中间围墙，格局规整。有面墙上还留着“伟大领袖”几个字，褪得

在筠溪，遇见另一种时间

□蒲斌军 文/摄



差不多了，但还能认出来。村口小店门口坐着个老哥，姓曹，说是绍兴城里人，退休了在这儿租了间老屋。“七万租二十年，再花十一万装修，你们说值不值？”他乐呵呵地带我们参观。这村子以前穷，好多人出国打工，攒了钱回来盖房，所以也叫“华侨村”。老曹租的这间，梁上雕花还在，虽然颜色没了，纹样倒清楚。他指着二楼说：“那眼床是老屋主留下的，我要了。”从窗户望出去，满眼竹海，风一吹哗哗响。他说等夏天让我们来住几天。

走的时候回头看看那些老房子，有的还结实，有的快塌了。想想当年漂洋过海的人，把思乡的钱寄回来盖房；如今又有城里人跑来住老屋——也算一种传承吧。

下午去爬妃子岭。石阶磨得光滑，看样子走过不少人。岭不高，还没普陀佛顶山陡，但一路沿着溪水走，倒也舒服。周姐开了QQ音乐放老歌，边走边扭，跟平时上班完全是两个人。缪君一路唠叨以前爬过的山，还笑话我不常爬山，走几步就得歇。

正是出笋的时候，路边毛笋粗得像胳膊，泥土刚刚翻过，估计是早上才挖的。我走得慢，歇了好几回，半小时才到顶。顶上有个小红庙，叫妃子庙。风穿过竹林，在庙门口打转。传说南宋康王被金兵追，躲在一对姐妹的床底下，姐妹俩用山歌骗走追兵，自己却被杀了。后来康王

封妹妹为妃子，嫂嫂为陈周娘娘，这岭就叫妃子岭。每年六月初五庙会，村里人抬着两位娘娘巡游，放高升炮，敲得胜鼓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
站在岭上看下去，筠溪村像埋在竹海里。听说秦始皇登过秦望山，勾践的兵也在这里待过——那些事远了，现在只剩下村里人茶余饭后讲讲。

四

下山走到另一个村，家家门口晒着笋干。想买几斤，问了几家都不卖。周姐厚着脸皮跟一个大姐说：“阿姐，能不能拿一点尝尝？”大姐爽快得很：“拿去拿去，多拿点！”

走到溪边，一个穿青布衫的妇女在洗雷笋，笋尖上还带泥。我刚举起相机，她抬头问：“几点啦？”我以为打扰她了，随口说“11点20分”。她一听急了：“班车11点40分，你们快跑！”原来她是怕我们误车。我们连声道谢，拎着相机往村口跑。回头看她，又蹲回溪边理笋了，竹篮里笋堆得冒尖，白生生的。

11点38分坐上中巴。缪君跟村里人聊了一路，听说我们没吃饭，一个大爷说：“到华侨村下，转9路，离咸亨酒店不远。”想起进村碰到的老曹，溪边洗衣服的妇人，送我们笋干的大姐，催我们赶车的大姐——一路碰到的都是好人，跟这村里的山水、老屋一样，安安静静，该怎样就怎样。

回宾馆翻照片，竹海，捶衣的妇人，老曹在老房子里比划，妃子庙的红墙……忽然觉得这村子好在“不纯粹”——不是圈起来的景点，是活的。

也许每个城里人心里都藏着个这样的地方。我运气好，在绍兴乡下碰着了。

海边人家

因为听说六横里岙有一个民俗风物馆，大寒刚过，我就去了一趟里岙村。沿着栽有两排樟树的大路，一会儿就到了村口。我抬头远望，只见里岙村整个村落夹在两座大山之中，一座叫狮子山，一座叫白象山。山下绿树成荫，村中小河潺潺，村前绿园一片，田野沟渠纵横。站在那里，我仿佛置身于一座藏在海岛中的桃花源，心情悠然。看着“狮子”跃然、“白象”安卧，我不禁心想：这里岙村，不就是一处狮象环抱里的桃花源吗？

不知不觉，我走到了广场边，按照指示牌，朝民俗风物馆走去。原来民俗风物馆旁是一条小河，一路行去只见：绿树依依小河边，河面纯净无杂物，偶尔鱼儿跃水面，村民垂钓在跟前。当我走进民俗风物馆的大门时，很遗憾，里面的房门都关着，我吃了个闭门羹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实物虽未能亲眼所见，但馆外的介绍文字十分详尽。我在馆外缓步驻足，眼中看到的是一件件民俗物品的一行行文字介绍与一张张图片，脑中浮现出小时候曾见过、如今已难寻觅的古色古香的夜榻柜、红漆大眠床等物件，心中涌动着对民俗风物馆创建人俞老师的钦佩之情。一位退休教师，穷数十年心血，只为寻觅海岛历史文化的根基，只为守护六横的民俗风情。这份对文化的热爱，这份对家乡的情怀，

桃花源记

□言尘

唯有胸怀宽广之人方能拥有。

里岙民俗风物馆于2004年3月创办，馆内收藏了与六横乃至舟山渔、农、工文化相关的各类实物：渔民在旧社会穿过的各类服饰、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，手工业者的各类工具等，有夏布衫、麻丝箍，有榨麻油的小车、碾米的木龙等；还有北宋末年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清代顺治年间至今的各类花瓶与钱币，各类票证、手迹字画，以及贝类、藻类、船模与六横历代战争情况的记载。各类展品有500余种、1000多件，数量还在不断增加。如果你想了解浙东农村曾经的风土人情，可在民俗风物馆中感知良多；如果你想探寻六横的历史风霜，总能在这里找到答案。而我站在这里，仿佛穿越了六横千年的历史，沉浸在六横人民曾经的生活、生产、抗争与建设的场景之中。

站在民俗风物馆前，我忽然想起曾被称作“六横走书”、现名为“翁洲走书”的传统曲艺。这门传统曲艺在六横发扬光大，同样得益于它的第二代传人——里岙人沃阿来。沃阿来通晓文化，对第一代传人由绍兴莲花落改编后的唱腔进行改革创新，发展为唱大书，被后人誉为“六横走书”，在六横、镇海、郭巨一带传唱流传，让六横山的名号在周边逐渐打响。俞老师创立的里岙民俗风物馆，沃老前辈发扬光大的

翁洲走书，都书写了六横的传奇故事。

走出民俗风物馆，听说这里还有一座象鼻城，据说是俞老师生前修建的，不禁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连忙穿过整洁漂亮的休闲公园，朝象鼻城的方向快步走去。在一段残垣断壁上，我看见了“象鼻城”三个字。字迹是后来题写的，并不算陈旧，但周遭的断壁残垣，却透着浓浓的年代感。望着眼前的景象，我仿佛看见里岙村先民们古老的生活场景，不由展开想象的翅膀：里岙村久远以前或许并不叫此名，因先民靠山而居的这座山形似白象，人们生活在“白象”的鼻下，便有了“象鼻城”的说法。

带着对象鼻城先民生活的遐想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一处绝佳之地——我所站立的南边小山上，似乎建有一座亭子。我走到亭子入口处，只见一级级干净的石阶沿山而上，便拾级而上。登临山顶，一座石质六角亭立于眼前，一对石刻对联赫然醒目：面临大海雄狮跃宫，背靠青山白象安卧。此亭建于2009年7月，名曰白象亭，坐落白象山前的岐山，如今也被称作象山亭。

我走进亭中，微风拂面，视野开阔。东面的狮子山绿意间点缀着一抹红，雄伟中透着喜庆。望着狮子山，我的眼前浮现出童年在山上嬉戏的画面：爬上里岙村与小教场村交界的小教场岭，便到了狮子山的山脊，朝北前行，可一

直登上狮子山顶。我和几时的伙伴在山上摘映山红、捉迷藏，甚至搭建“匪窝”；站在雄狮头顶朝西南眺望，是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。斗转星移，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绿色田野般的蔬菜基地，一大批小麦刚抽出嫩绿的尖芽，一垄垄的，仿佛一片片绿色波浪轻轻翻涌。远眺南面，蓝色大海清晰可见，当真一幅雄狮跃大海、欢喜闹碧波的景象。狮子山下的大片沃野，已建成600亩绿色蔬菜基地与农业观光蔬菜大棚，基地内沟渠纵横，采用无公害栽培技术，以五星水库的淤泥改良土壤，大幅减少化肥使用，尽量避免农药喷洒，成为深受六横市民欢迎的重要绿色蔬菜供应基地。

站在亭中向西北望去，白象山下一排排漂亮的房屋掩映在绿树丛中，静谧间偶闻鸟鸣，声落复归平静，整个村庄笼罩在太平吉祥的氛围里，恰如白象安卧，一片宁静祥和。

立于白象亭内，赏览里岙村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别具韵味的建筑，我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，深切感受到这小山村里始终蕴藏着如狮子般勇敢突破的精神，也深深体会到这座象鼻之城如白象般的厚重与安宁。这座宛若桃花源的村庄，正如白象亭中石刻对联所写：面向大海，时而如雄狮跃龙宫；依山傍水，时而如白象卧青山。

小小说

五朵云

□支奕

彩铅站在桥沿上，望着天空中的云。一朵飘过去了，两朵飘过去了，彩铅就想，等到五朵云飘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要往下跳了。彩铅还在心里说，橡皮，来生再见。

桥上聚了好多人，都在看热闹。彩铅不理睬这群人。第三朵云飘过去了，第四朵云飘过来了，彩铅就在第四朵云下面回忆橡皮。橡皮是她曾经的恋人，两人磕磕碰碰地走过了一年。橡皮帮她办起了画画的培训班，还和她一起买了房，橡皮把钱都拿了出来，付了首付。

突然有一天，橡皮和彩铅站在沈家门渔港码头，橡皮望着那些扑向海面的渔船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视野。橡皮说：“彩铅，我要离开这儿了。”彩铅兴奋地跳起来说：“好呀好呀，我跟你离开这儿。”橡皮说：“我不是要和你离开这儿，我要和别人过日子，我要去的地方是重庆，那儿到处都是山。我的初恋来找我，我还是忘不了她。”

彩铅后来的日子一直不顺。她一直生活在海岛上，先是失业了，而且最爱她的妈妈得病离世，她自己也查出了肺部的阴影，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布满了阴影。当她来到这座桥上时，突然觉得自己如果像一片被风吹起的树叶一样，飘起来，落下去，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。

所以，现在她要等第五朵云。云终于来了，她终于要跳下去了。这时候，一个摇摇晃晃的中年人推开人群，嘎嘎地大笑着说：“你怎么不跳，你这是在作秀吧，你有本事跳吧。”中年人又突然一把揪过了一个残疾人。那个残疾人名叫贺临风，取的是玉树临风的意思，可他患了小儿麻痹症，走路打秋风。中年人说：“你看看，他走路都怕被风吹走，还照样活得好好的。你没少胳膊没少腿，竟然想不通，那想不通你

就跳啊。”

老贺就很生气，说：“我们玉树临风的人，不要你管。你这是歧视残疾人，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”众人都看得哈哈大笑，笑了一阵，又笑了一阵。也就在这时候，中年人突然扑向桥沿上的彩铅，一把拉住她，沉着脸说：“年轻的时候应该跳舞，不应该跳桥。”

彩铅愣了一下，扭头看了一眼中年人充满关切的脸，又把视线移到那双牢牢钳住自己的大手上，终于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，放声大哭。她不知道，自己的身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，就好像奔跑着一条春天的河流。河水哗啦啦地流淌，淌过彩铅和橡皮相亲相爱的那些日子，淌过人们从桥上离开时长长短短的腿，也淌过海岛上空飘过五朵云的一整个黄昏。

最后，彩铅平静下来，停止了哭泣。她透过湿漉漉的目光看到，那个残疾人仍旧不依不饶地挡在中年人的面前，说是要讨回公道。

贺临风唾沫星子乱飞地说：“别以为你救人就了不起，就可以侮辱我们残疾人。”

中年人抱拳作了一个揖说：“刚才我没办法，老兄，我给你赔罪。”

老贺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如果赔罪有用，那还要警察干嘛。”

中年人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老兄，我其实是警察。”

老贺忽然笑得很放肆：“你说是警察就是警察了？”

让彩铅和老贺都想不到的，这时候中年人在自己的左腿上梆梆敲了几下，接着就撩起了裤腿。老贺几乎和彩铅同时瞪圆了眼睛——那是一截义肢。“我有次出差追捕，在火车轨道上救过

一个人。”中年人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后来单位里照顾我，叫我去协助内勤。可我不想去，我要站马路，只要站在太阳底下、风里雨里，我就觉得我还能行。对了，这座桥上的安全畅通也是我负责。”老贺半天再没说出一句话来。

转眼又过五年，仿佛五朵云从天空中飘过。彩铅的生活慢慢好起来，但是橡皮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彩铅有时候就想，橡皮会不会只是她的一个臆想。

一天，一个女人风尘仆仆地来画画培训班找彩铅，那是橡皮的姐姐。姐姐说：“橡皮回重庆时，已经是肝癌晚期，三个月后就病逝了。”彩铅轻轻“啊”了一声，咬住了嘴唇。姐姐叹口气，继续说：“橡皮瘦得脱了相，临死的时候，望着窗外飘过的云朵说，彩铅的生活，一定会很好的吧。”听到这里，彩铅含着泪微笑着对姐姐说：“姐，我很好，但是差一点，我就跳了桥。”

那天过后，彩铅特意又去走了一趟那座桥。她不知道老贺已经成了老板，开了一家名叫“我们的桥”的家政服务公司，公司就在那座桥的对面。老贺西装笔挺地走上桥，与彩铅不期而遇。

这时候，一名新警抱着一束鲜花一路小跑着经过他们，跑向在桥中央疏导交通的那个中年人。新警敬了一个标准的敬礼说：“支大桥警官，今天是您光荣退休的日子，队里为您准备了蛋糕，感谢您为海岛警察事业的付出。接下来就让徒弟我来替您站岗吧。”中年人眼含不舍地说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干。我该休息了。”

于是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叫支大桥。这时候，一朵云飘过来，两朵云飘过来，一直飘到第五朵云的时候，彩铅忽然对着中年人离开的背影喊：“支警官，谢谢你！”

诗风雅韵

站在千岛之巅

□陈桂珍

五百四十四米
是风与我的等高线
我站成天地间唯一的标点
千岛如墨
被谁的手轻轻一挥
便成了东海永远的落款

浪花是时间的碎银
在礁石的册页上反复清点
鸣鸟衔来白云的信笺
每片羽毛，都写着辽远

山径在身后收拢
如一把合起的折扇
把尘嚣叠进记忆深处
此刻，我是自己的航标
在海拔之上，校准心跳

夕阳开始调色
用金箔勾勒岛屿的轮廓
那些沉睡的巨鲸
正驮着渔火与传说
在我眼前展现水墨丹青

风继续搬运着壮阔的叙事
从沈家门码头
到圣岩寺的钟声
我细数着海浪的密码
忽然懂得
最高的峰巅
原是离海最近的瞭望